



## 動物小說的一種寫法：淺析《河濱戰記》

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所長 青少年文學閱讀推廣人 | 張子樟



河濱戰記

駱圓紗著／睿思勤創／201703／290頁／21公分／250元／平裝  
ISBN 9789869445900／857

誰來書寫動物小說？作者當然一定是人類，不可能由動物執筆。從某些角度來看，動物小說的書寫似乎比一般的寫實或奇幻來得困難，因為作者必須認真揣摩動物的不同生活習慣、動作或表情等等。動物小說主要以動物為描寫對象，通過描寫動物的生活情景來反映人與動物、動物與動物之間的互動，並藉此批判人類現實社會。因此，動物小說對動物的描寫要力求準確，才能引起共鳴。

一八九八年，加拿大作家西頓（Ernest Thompson Seton）發表了《我所知道的野生動物》（*Wild Animals I Have Known*）開拓了這一體裁，被譽為「動物小說之父」。日本的椋鳩十、美國的傑克·倫敦（Jack London）等作家的動物小說也較為有名。大陸則有沈石溪、黑鶴、金曾豪等作家。這些作家的作品約略可分為兩類，一類著重人與不同動物的互動，另一類則完全以動物為主，人類為陪襯角色。《河濱戰記》同樣是以動物為主，讓我們想起喬治·歐威爾（George Orwell）的《動物農莊》（*Animal Farm*），同樣也是動物如何與人類對抗的故事，只是沒有那麼多的政治意涵。它與一貓二犬千里跋涉尋找主人家的《不可思議的旅程》（*The Incredible Journey*）有點相近，但後者強調的是動物對主人家的向心力。三隻動物面對無數的冒險和危險，瞭解在一起比孤軍奮鬥更有力量。牠們彼此鼓勵、互相照顧，到旅程終點時，牠們三者完全合而為一了。

細讀《河濱戰記》，我們會發現作者嘗試當流浪狗的代言人，批評人類的不仁不義。主角臺灣犬庫洛認為自己背叛了主人濤哥，同時批評貓獨來獨往把人類當奴隸使喚時，野貓圓仔就毫不客氣潑牠冷水：「忠誠不該是單方面的付出，勇氣不是沒有目標的衝撞，而愛不能沒有犧牲的覺悟。」這那裡是「貓」話，根本就是「人」話，作者把貓狗人性化，當然就得說人話了。同樣沙皮狗皮哥在輸給庫洛後說：「人類掌握我們的命運，將他們的欲望和殘缺灌注在我們體內，扭曲我們的意志，但我們始終是獨立存在的生命，不是人類的附屬品。」這也是一廂情願的話語，誰會理會這些狗言狗語呢？

故事接近尾聲時，庫洛帶著河濱地的狗群，準備逃出人類的圍捕，進入森林，計劃與猴子津巴虎、梅花鹿霧鷺、山豬納魯乎牠們一起保護山林，不受人類侵犯。也許庫洛想建構「動物烏托邦」。但這種想法並不切實際，不是理想，全然是種幻想，因為森林外的人們終究有一天

打森林的主意，到時候裡面的所有動物又得四處流竄逃命。不同動物群聚一地，周遭的食物夠嗎？未來不會因爭食而起紛爭嗎？這樣的烏托邦能遠離階級概念，永遠一律平等嗎？這又會讓讀者想起《動物農莊》裡的情節。書中的豬造反成功，擺脫人類的掌控，但革命本意起了變化，又產生新的統治階級：「所有動物生來平等，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。」不要忘記柏拉圖在《理想國》裡也曾告訴人們，人生下來就有金、銀、銅鐵之分。「階級論」是所有生物必須面對的宿命。

不論是「豢養」、「飼養」、「餵養」或「供養」，都只是文字上的自我安慰。事實上，家貓家犬都離開不了主人，一離開或被棄養，馬上就變成野貓、野狗，或者也可用「流浪」兩字來代替「野」字，就如左拉筆下〈貓的天堂〉那隻胖嘟嘟的家貓，一心嚮往外面的世界，決定去闖蕩江湖。經過一番努力後，發現自己是被飼養的命，乖乖回去了。圓仔的未來是猜得出的。

人是靈長類動物，擁有其他動物欠缺的頭腦，所以成為地球上的主宰者。人類的力氣、速度等遠遠不如某些動物，如虎、獅子、熊、豹等，但擁有非凡的思考與發明的能力，終究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的統治者。然而人貪婪的本性，又為所欲為，不懂得節制，破壞生態，免不了要遭受批判。

這本書的作者必定是長期與貓犬相處，細心觀察牠們的習性、動作、表情等。在敘述中並詳細分辨多種不同的狗，書寫內容自然具備說服力，同時引起讀者的共鳴。作者雖是新手，但文字應用相當純熟，情節安排合理，對不同動物的姿態、言談、打鬥與刺激反應也揣摩得栩栩如生，這應該是長期觀察後的收穫。

結尾處，庫洛中彈跌落水中，生死不明，給讀者一大片參與寫作的空白處，也是一種懸念，讀者可以自行填補、延伸，甚至偏離或背叛作者原來創作的本意。或許我們可以從結局猜測出作者續寫的意圖，但如何使庫洛脫離死神的糾纏，作者可能要動腦苦思一陣子，同時賦予大小主角的個性更為深刻的刻畫。